

瞭解印順導師思想的請舉手

真華

一、前言

我首先要說明的是：由於印公導師德高望重，中外皆知，智慧深廣，著作等身，慕其名而仰其德者，不分僧俗男女，識與不識，凡是知識份子，多競相研讀其作品，然後將其研讀心得發表成章，評判其思想如何如何；然而因所立之角度不同、距離有異，其結果恰如古人吟廬山詩所云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皆不同。」可是，有些評論者卻以為自己對導師的思想已真正了解。然依我個人淺薄的看法，導師的思想唯有他個人知道，這即所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現在舉個例子：三十年前我住持慧日講堂時，一天有位居士告訴我說：「法師你知道嗎？某某老和尚是八地菩薩哩！」我反問他：「你怎麼知道他是八地菩薩？」他說：「大家都這樣講。」於是我勸告他說：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說某某老和尚是八地菩薩的人，他自己也必須是八地菩薩，不然所說都不可信。」同樣道理，如果自己沒有「遊心法海六十年」以上的功夫，即大言不慚地批判導師的思想，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！因此我認為與其「瞎子摸象」般的耗費心血鑽探導師思想，何不集中精神去發揚他老人家七、八十年來，為法為人而無私無我的言教、身教呢？最後所談的是三位智慧型的人物，在生死關頭突然來個急轉彎，拋棄了數十年的所思所想及其所學，猛然回歸淨土的感人故事，由此可略見，若僅重視思想而不身體力行，在佛法中，是很難得到真實受用的了！

二、導師的思想猶如霧裏花

今年四月三十日（舊曆三月十二日），欣逢印公導師百齡嵩壽，真華有緣承邀參與由玄奘大學等各團體組成的聯合弘法大會，並深感榮幸地擔任主

講人之一，這雖然不是專門的學術會議，但我想在諸位主講者的發表中，必然多少會提到有關導師思想的問題，然我雖親近印公老人將近半世紀了，對其思想卻是一無所知；近一、二十年來導師的思想在教界已成熱門話題，尤其是一些男女菁英，不分老、中、青輩，亦不分僧俗，總以能夠研究導師的思想為榮，並以其研究的成果，寫成論文於各學術性的刊物上發表，評頭論足，有稱有譏，有毀有譽，使人讀了感慨萬千！一位並世無兩的高僧，任人如此這般的解剖，真是情何以堪！其實導師自己在《平凡的一生》中久已表示過：「我的學友——演培、妙欽、續明們，不能認識我，不免對我存有過高的希望；來台長老、法師們、也都不能認識我，否則也不會那末緊張了！」這乍聽起來也許有人會感到驚奇，相處數十年生活在一起的學友，怎麼可能不認識他呢？以及經常晤面的長老、法師們怎麼可能也都不認識他呢？應知道所謂「都不認識我」，並非不認識他這個人，而是不了解他的思想。有一次聖嚴法師也曾問印公老人：「老法師似乎很孤獨？」老人答：「也許是的。」請諸位想想看，演培等三位法師都是法門龍象，在三、四十年前的台灣及南洋地區，有解有行，能寫能講的中年法師中，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，而於導師的思想卻都不能了解，那麼僅僅讀過導師的著作，或是向老人請教過一些問題的人，即能夠了解導師的思想有可能嗎？至於導師說演培等學友，都不能認識他，也許有人認為不可能。但是在演培法師寫的《一個凡愚僧的自白》中即可證明，他說：「如果有人對我說：你親近印順導師這麼久，在佛學探索上也有一段時期，為什麼沒摸出自己的思想路線？我除慚愧只好回答說：『我不但沒摸出自己的思想路線，就是對印公的思想理論也搞不清楚。假定能搞清楚印公之學，無錯誤的去弘揚印公之學，就心滿意足，哪還敢望有自己的獨特思想？』」演公的獨特思想是「啥咪」我不清楚，他搞不清楚印公的思想卻是可信的。

寫到這裡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佛教青年會，在台北師範大學主辦的「印順導師思想討論會」時，我被聘為「評講人」（總講評人是演公），辭不獲已，只好硬著頭皮去參加會議。當馬來西亞來的繼程法師（繼程於民國六十七年在松山寺受戒時，我是他的教授和尚）請我談談導師的思想，我思考了

一陣子說道：「我對導師的思想，猶如霧裡觀花，看也看不清楚，說也說不明白，然在感覺上卻有一種隱約朦朧之美！」其實思想只是從腦部發出來的一種意識作用，是很難捉摸得出來的，因為它本源是來自色等五蘊，而這又是有的如聚沫，有的如水泡，有的如陽燄，有的如芭蕉，有的如幻事。聚沫、水泡、陽燄、芭蕉、幻事，又都是有名無實，即生即滅的，由此所產生的思想，更是變化無常的，今天是而昨日非的，是說是一物即不中的，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。所以古今中外，哲學家也罷，科學家也罷，天文、地理學家等等也罷，均不惜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。為什麼今日之我要與昨日之我作戰呢？因為今日之我的所思所想，與昨日之我的所思所想相互發生了矛盾（實際上前一剎那與後一剎那的所思所想都不相同），彼此不能互容，如不把昨日之我的所思所想消除，那今日之我便無立足之地了！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於成佛後，不也是時而說小，時而談大，時而講空，時而論有，時而大小兼闡，時而空有並舉，隨著聞法者不同的根性，宣揚不同經典之教義嗎？哪有固定的思想可言呢？假使一定要說佛也有固定的思想的話，那便是如《法華經》所說，希望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悉皆成佛。我們的導師在《成佛之道》最後一偈中也說：「一切諸善法，回歸於佛道，所有眾生類，究竟得成佛！」此一說法不也是同佛一個鼻孔出氣嗎？我是個直來直去的人，不會用心機，讀書不求甚解，頭腦也簡單，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有些人常拿導師的思想大做文章，是盼望增加他老人家的知名度呢？還是欲「附驥尾而行千里」？如果導師的所信所解所行所證與佛有異，那他還有什麼資格為四眾的導師呢？如果無異大家依教奉行就對了，還有什麼好評論的呢？要知道導師所詮釋的經論在見解上雖與傳統的說法有異，但也只能看作是「歸元無二，方便多門」的善巧說法，不應認為是導師特有的思想；就拿導師對彌陀淨土的看法來說吧，早期的《淨土新論》，雖引起許多人的非議，可是到了晚年所講的《往生淨土論講記》，就贏得許多人稱讚。為什麼《淨土新論》會招惹人的非議呢？是因為其中有說：「阿彌陀佛與太陽有關」，因此有人誤會導師說「阿彌陀佛即是太陽神。」《往生淨土論講記》所以贏得人的稱讚，因為其中有幾句說：「此論總攝一切《阿彌陀經》義，弘揚大淨土法門，

真正三根普被，能淺能深，聞此論者，不可等閒視之也！」由此可見導師的思想到了晚年，也隨著時代的潮流而轉變了！尤其是對人事方面變的非常隨和，隨和得讓我都大吃一驚！

三、導師的言行可作百世師

據我所知，導師七、八十年來，除「遊心法海」外，亦極重視日常的言行。如自認為已了解導師思想的僧俗大德們，在這一方面如予以忽略，必將是佛教界的一大損失。老實告訴諸位，近半世紀以來我敬愛導師始終不渝，並非是因為他老人家智慧如何深廣，思想如何的高妙，而是因為他在〈福嚴閒話〉中所說的一句話使我感動，讓我不顧一切的，全心全力的，在福嚴服務了十八年。那末他老人家究竟說了怎樣的一句話呢？他說：「福嚴精舍修建起來，我從來沒有把它看作是我自己的」，這句話看起來平常的很，但能說到做到就不容易了。可是他老人家於精舍落成後，自己當了一屆住持，即交給了續明法師。至今開山已五十一年，這期間精舍的住持雖然也有導師的剃度弟子，但都是由福嚴、慧日兩道場的僧團選舉出來的，並非由導師指派。這一為法為人，無私無我的作風，為佛教界立下最好的榜樣。古人說：「一言足為百世師，一行足為萬世法。」我們的導師這一言一行，在中華民國（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）的佛教界，必將影響深遠。因為台灣的佛教道場不分大小，多是師傳徒，徒傳孫的子孫廟，幾乎沒有一間是十方道場。大陸地區過去雖有十方叢林，現在卻改為官派，香港也沒有十方道場，而福嚴則「選賢與能」已超過半個世紀，這一化私為公，改子孫為十方的舉動，便自然使那些出家沒有家，而欲安心修學的僧眾們，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了！

除此之外，導師在〈福嚴閒話〉裏還說：「一個佛教徒，心量要寬大，要能容忍，不要像社會一般人，專講鬥爭、忌刻、報復，這是修羅法而不是佛法。大家要曉得，批評別人容易，成就自己就難，人們自己的不健全，往往不能自覺，而卻要去尋他短，攻擊批評，以為這樣便可顯出自己的長處，殊不知別人的被打倒，並不就等於自己的成功。」這些話雖是說給當時住在福嚴的學僧們聽的，但我覺得在任何一個僧團，凡有「鬥爭、忌刻、報復」

等習性的人，看了都應該有所警惕，自我檢討檢討是否有這些缺點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，務必使自己做一個光明磊落，正大質直的人，不要老是吹毛求疵，嘴巴儘說別人的是非，眼睛儘看別人的毛病，而不知反躬自省。如果能夠這樣的話，不僅僧團能夠和樂清淨，於社會人心亦必然會發生淨化作用。像這般言教在導師的皇皇鉅著中俯拾皆是，讀其書探索其思想者，如能多加留意，然後去身體力行，對於「人間佛教」的發展，定有莫大的助益。導師在〈人間佛教緒言〉中也曾說：「如印光大師，他生平極力弘揚念佛往生，卻又提倡『敦倫盡分』。這名詞雖儒家的，但要在這人間做成一個像樣的人，盡到為人的本分，作為求生西方的基礎，他是沒有忽視佛教在人間的重要意義。」據我所知，印光大師不僅「沒有忽視佛教在人間的重要意義」，他提倡人間佛教至少比太虛大師早二十年，因為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、十五年才提出「人生與人間」淨土這一名稱，而印光大師在光緒三十年前後，即已疾聲大呼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這四句話在《印光大師文鈔》正、續編中不知說過幾十、幾百遍，雖然他沒有用「人生佛教」或「人間佛教」這種在七、八十年前還很新鮮的名詞，但他的的確確、實實在在提倡「人生」和「人間」佛教，然後在此基礎上，「教人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極樂。」試想想看：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如果沒有這些內容，僅說些迎合時代的動聽話，能夠真的實現人生或人間佛教嗎？就拿「敦倫盡分」這四個字來說吧，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它的含義，不然今天的社會就不會弄得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這種亂七八糟的樣子了！那麼何謂「敦倫盡分」呢？依印光大師說，敦倫盡分即是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妻順，主仁僕忠。」假設社會大眾都能夠做到這些，進一步教以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再進一步勸以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最後以信願念佛，求生極樂，這不但概括了五乘共法的人乘佛教和天乘佛教，同時也包含了三乘共法的聲聞佛教和大乘不共法的菩薩佛教。依我的看法，凡是推崇導師思想的僧俗大德們，絕大多數也都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兼宣傳者，那為什麼不從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極樂。」這些方面下手呢？為什麼四處聽到喊口號，卻

很少有人放低身段，走向人群呢？如果下功夫僅在印公老人思想上，而不能實踐其言行，那麼與「說食數寶」者又有什麼不同？前面我曾說過，思想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是「說一物，即不中」的，是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」，是「今是昨非」的！若不相信，且請聽聽以下三位智慧型的人物，在其重病纏身、生死關頭下，來個緊急煞車，即拋棄了數十年來的所思所想，猛然投向阿彌陀佛的懷抱，改修淨土法門的感人故事吧！

四、續明法師願生西方淨土中

續明法師北京人，俗姓徐名字不詳，十歲即依廬溝橋福生寺主福果和尚剃度。從十四歲讀宏慈佛學院時起，至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四十八歲在印度加爾各答逝世，整整的三十五年間，幾乎沒有一天不潛心於經律論三藏中，導師曾說：「師不以才華顯，剛勁內斂，和而不流，心器之，過從遂多。」先後親近過慈舟律師，淨嚴長老，太虛大師，以及印公導師，甚得幾位師長的器重和提攜，尤其與印公老人師生的道誼最深，相處的時間也最久（從大陸、香港至台灣約二十年），受的影響也最多。導師在〈悼念續明法師〉文中說：「民國四十二年值時局震憾，人心浮動之秋，而師不事緣務，或編、或校、或講、或記、唯以佛法安其心，朝夕相處，時或相對無言，或共語世事而歸於佛道，先後六年（指來台後相處之時日），未嘗聞有去思。今台灣安定，四事不難，而師竟中道而棄之去，何哉？懷昔年攝聚之匪易，感來日佛法之大難。一切逐歲月而消逝，豈能獨為續明悲而不自悲乎？往者長往，吾復何言！」由於續公親近導師二十年之久，又曾受教於太虛大師，大家總以為他逝世後必上生兜率，親近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去也，因此在台北為他舉行讚頌會時，在輓詞內都寫著「上生內院」、「親覲彌勒」、「赴龍華會」等等，卻沒有一個人寫「往生極樂」，然而實際上他確實是「願生西方淨土中」的，怎麼知道呢？因為福嚴精舍於民國七十五年，拆除老房子，而在搬移雜物時，我無意間發現了他的兩本日記，其中一篇是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的，內容是：「看《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》，覺得念佛法門，在末法時代確有其特勝之處，尤其是今後的世代，人人都很忙，戒定慧

不是一般人所有修習的，即以我個人來說，出家三十餘年了，談到修持真是一無所得。過去對淨土法門未能留心，祇是隨緣修持而已，看來還是這一法門，才是了生脫死的捷徑了！看《無量壽經》，想早日做點資糧，古人云：『人人知道有來年，家家盡種來年穀；人人知道有來生，何不修取來生福？』」

看了這篇日記不久後，我因事到陽明山妙德蘭若，因為蘭若的住持能淨法師是續公唯一的女眾出家弟子，即把日記本交給她保存，並談及續公在日記內有往生西方淨土的意願。她說師父也曾寫信給我，內容有說：「在病痛時即念南無阿彌陀佛與病魔戰」，說過她即到樓上把信拿給我看。此信比我發現的日記，時間早了七個多月，開頭即寫到：「我近來在星洲日與病魔爭戰，現在又是我勝利了，但還不是究竟徹底，小小的擾亂還是不免，好在我把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病魔再猖狂，而我則穩如泰山，生則致力於正教，死則神歸安養，不管怎樣，勝利總是屬於我的，請汝不要掛念我。」

啊！好一個「生則致力於正教，死則神歸安養」，見解是多麼的正大，意志是多麼的堅強！可是，為什麼在他逝世後的讚頌會中，大家都祝他「上生內院」等一類的輓詞呢？這可能是「想當然耳」般的聯想，因為續公曾經親近太虛大師及導師多年，有些人以為大師及導師不信彌陀法門，必生彌勒淨土，續公是他們二老的學僧，當然要跟老師走了！還有現在研究佛學的，似乎視往生彌勒淨土為時髦，往生西方為落伍似的，其實，太虛大師是否定生兜率，依我看來也靠不住，因為他在民國三十六年圓寂在上海玉佛寺，即盛傳他於彌留時，曾說了一句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！當時我正在常州佛學院就讀，至今切記未忘；還有惠敏法師去年（民國九十二年）在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十六期寫的〈虛雲和尚長時住定經驗之探索〉文中引《虛雲和尚自述年譜》的大意說虛雲和尚夢至彌勒內院，曾見到過去及現代高僧大德多位，其中獨缺太虛大師，由此看來，傳說中的「極樂世界好清涼」，倒有幾分可信了。至於導師固然沒聽說過他老人家將來要往生西方，在他《成佛之道》中雖曾讚彌勒淨土「近、易、普及故」，但也沒說過他想往生內院。那末導師捨報後要去那裏呢？他那裏都不去，而「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（見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）！」這一宣示可能有兩

種意義：一、為「人間佛教」的追隨者做榜樣，二、也是「言必顧行，行必顧言」，言行一致的訓誨。

五、張教授發願作淨土行人

張澄基教授湖北省安陽縣人，生於民國九年九月二十八日，歿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，享年六十八歲，他系出名門，其父張篤倫將軍曾任四川重慶市長，湖北省主席。他十五歲即在南京某寺中學佛，十六歲至江南廬山閉關百日，十七歲赴西藏學密八年，然後回歸內地，進修世間學科，大陸易手後逃難於印度，不久即赴美國定居，並在各大學講授佛學。1976年應聘為譯經院院長，並有多次在台北演講，可說是一位知名度頗高的學者。張教授曾與導師有過交往，我亦有一、兩次與其見面之緣，當時感覺上好像有點傲氣，可是聽說到了晚年住在彰化，病魔纏身時變得很和善了，並且突對淨土法門生起信心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與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。」慧炬出版社為他發行的《佛學今詮》下冊第九章，有一篇約四萬字左右的〈淨土今說〉，內容不少言人之所未言，寫得十分精彩！他在「感言」中說：「這是《佛學今詮》的最後一章了，回憶幾年前在寫上冊時，自己曾想除了大小乘基本教義外，還要討論一些大乘主要宗派，如唯識、中觀、禪宗和密宗等。但經過幾次嚴重的疾病，這個殘軀已不容許我這樣去做了。在寫畢般若之後，本書原可收場，但想來想去還是不能不說幾句關於淨土宗的話，因為淨土宗在中國佛教中，可算是一個最普及、最實用、亦最具影響力的宗派了。淨土宗的道理似淺實深，其行持似顯實密，其成果似遲緩實疾速；其目的雖像似死後往生的自利，其作用卻是現享法樂，和濟世益人的二利莊嚴，中國淨土宗的歷史有力的證實了這幾點。但在討論以前，我有幾句話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。」

接著他又說道：「經過幾乎半世紀的學佛生涯，回顧以往，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惆悵，我的感觸是：在菩提道上努力的人很多，但真正能得到成佛作祖的成就，又有幾人呢？無論如何努力，但限於天分和共業，今天你在菩提道上所能得到的成就多半是極有限的。…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淨土宗的重要性，在各方面都超過其他的各宗，因為它是一個淺顯、易行，不論稟賦、境

界、教育程度，人人皆能行持的教法。…大乘佛法中，能實際派上用場，可以實際起修的宗派實在不多，歷史上只有禪、密、淨三宗能開花結果。但禪宗和密宗卻需要有過人的稟賦才行，明師、機緣和充足的福慧資糧準備，缺一不可，所以皆是『難行道』，而不是像一般的『易行道』。大乘正軌的菩薩道，亦是『難行道』。就迫切的宗教要義來看，人命在呼吸間，隨時可死，沒有得到生死自在和明知去處的人，對死亡之一關，云何處理？此心云何安排？」然後他又提出淨土宗的貢獻有四項：

一、對人生之去處及歸宿，提出了迴歸淨土的明確指示。

二、在宗教的修持上，提出了「依佛力」和「自他共願力」的教法。

三、以「易行道」來解決一切宗教問題。不依顯密二教之常軌，因此擺脫了種種困難，以方便道而直超覺地。

四、生前修大乘悲智之教為眾生服務，死後則期生淨土，伴上聖學而究竟菩提，因此是一個現、未皆能圓滿的教法。

在〈淨土泛論〉一段文中他又說：「《阿彌陀經》中有一句話，對我個人言，有極深鉅的影響：『又舍利弗！極樂國土，眾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，其中多有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。…眾生聞者，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，所以者何？得與如是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。』在娑婆世界學佛，其困難實在是一言難盡，許多問題自己都無法解決，也無人請問，這種苦痛若非親身經歷是難以想像的。彌陀淨土中盡是一生補處的十地菩薩，與這些上聖俱會一處，隨時請問法益，豈不太妙？這些大菩薩中又以觀音菩薩為最，如果能與他談論更深一層的般若理趣，求他開示其百千悲智密行之經過，請他解釋古今中外許多難可解了的業報因緣，豈非人生之至樂乎？某經中曾懸記龍樹菩薩圓寂後，當生西方極樂國，若能與他當面談談中觀，一何快哉！向令人景仰的慧遠、永明、善導諸大士請示法益，其樂又何如哉！」

六、李大德發願願依阿彌陀

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我收到由台北某居士一通傳真文件，第一頁上面寫著：「李元松大德，示寂於 2003 年十二月十日，世壽四十七歲。李

大德生於 1957 年五月二十四日，台北石碇人，自軍中退役後，專攻中觀哲學，工作之餘，每日打坐，1989 年四月，因學禪同道日益增多，遂創立現代禪教團。2001 年皈依於印順導師座下，法名慧誠。本年十月六日，李大德向教界發出公開函，表達過去所謂「悟道」，應是自己的增上慢，因此至誠懺悔，並發心願生彌陀淨土。十二月十日下午三時，於弟子眾等之念佛聲中，安詳示寂。李大德為探求真相，視修習佛法為所當為，並以淨行趣入彌陀願海，於阿彌陀佛國土免於五道輪轉，趣入阿跋鞞致，祈願李大德如願往生淨土，究竟證得解脫，他日迴入娑婆度有情。」第二頁是李元松本人親自寫的向佛教界公開懺悔的啟示云：「凡夫我由於生起疑情，過去所謂『悟道』，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。我為往昔創立的現代禪，在部分知見上不純正一事深感懺悔。特向諸佛菩薩、護法龍天、十方善知識、善男子、善女人至誠懺悔。我今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，唯有阿彌陀佛，是我生命中的依靠。」

李元松近十多年來在佛教界也是一位知名度頗高的人物，他研究中觀，於各宗各派亦多有所涉獵，是導師的思想崇拜者兼批評者，但三年前歸依導師座下。據說他因修禪而證阿羅漢果，攪得人心沸沸揚揚，似信又疑，現在他突然來了這麼一招，一定又會使許多人跌破眼鏡，大呼奇哉奇哉李元松也！不僅給在佛教內搞怪者的當頭棒喝，同時也是對佛教的一大貢獻！尤其難得是，他於死期將至之際，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，懇切至誠地向諸佛菩薩、善知識等發露懺悔，並自認是「增上慢」人，不失為是一個光明磊落的男子漢！依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安樂」的教誡，必定能滿其所願，往生淨土，親覲彌陀！那末，何謂「增上慢」呢？是說在修行中持淨戒修習禪定時，不善於洞察分別色法、心法的真正性質，將煩惱暫時止住不起，而自認為已得已證聖道，於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，當境界現前，煩惱生起，方才知道自己實未證調證，未得調得，此稱為增上慢人。若自知是增上慢，肯發露自陳，無有欺誑之心，不構成妄語，倘若明知是增上慢，為了名聞利養，而覆藏不實，則是大妄語，但若受戒，更犯大妄語戒。

七、隨聞如說行佛說法如鏡

以上所舉三位僧俗大德，不但不是愚夫，且於佛法的鑽研有的已三十多年，有的已近五十年，最少的已超過二十年了，他們對於佛教各宗各派的思想都有所認識，然結果均因病魔纏身派不上用場，最後仍以念佛往生西方為究竟皈依處，彌陀淨土之殊勝可見一斑。續明法師說：「看來還是這一（淨土）法門，才是了生脫死的捷徑了」！張澄基教授說：「生前修大乘悲智之道為眾生服務，死後則期生淨土，伴上聖而學究竟菩提。」李元松大德則說：「唯有南無阿彌陀佛，是我生命中的依靠。」儒家說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，真華則說：「人之將死其言也真」，這三位臨終之前所吐出的心聲，既悲壯又確實，我們還能不信嗎？因此我認為如果學佛的人僅重視學術思想而不腳踏實地的行持，恐怕其結果比起念阿彌陀佛的愚夫愚婦還遠遠不如！導師在《成佛之佛》之〈聞法趣入章〉中曾說：「病想醫藥想，殷重療治想，隨聞如說行，佛說法如鏡。」請問自認為瞭解導師思想者，有否「隨聞如說行」？如答案是肯定的，實乃上善，否則就請趕快「隨聞如說行」吧，這樣於己於人於佛教都有裨益。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中亦曾引《三摩地王經》裡的一偈云：「我雖宣說極善法，汝若聞已不能行，如諸病者負藥囊，終不能癒自身病。」總之，如只研究導師的思想而不能實踐其言行，不能算是真正瞭解導師的思想！所以我想這麼一個講題——「瞭解印順導師思想的請舉手」，希望大家都能夠「解行並重」，而不要僅「說食數寶」啊！